

挑
對
象

• 短篇小說集 •

柳 溪 著

大東書局 印行

目 錄

挑對象·····	(一)
劉寡婦結婚·····	(一六)
拴柱媳婦·····	(二六)
張秀英·····	(四〇)

挑 對 象

榮譽軍人鄭壯騎着匹大馬，後面跟着個通信員，騎着輛車子，離開榮譽局的駐村，在道上已經走了兩天了。他在太原戰役中負了重傷，才回到後方來。他雖然傷了內臟，不能再回前方殺敵，可是他向上級要求參加後方工作，上級就分配他到榮譽局。過了一個多月，鄭壯對於新的工作摸着了一些頭緒，他才請假回家去望看十二年不見的老人們。

第三天一早，牲口慢慢地走了一陣，覺着快到家了。可是，家鄉的景物好像變了個樣兒，他勒着韁繩，東瞧西望地，記不清走那條道兒對。模模糊糊地向西一拐，村子好像離着不遠了，馬搖着大耳朵，慢慢地停下來。他手搭涼棚往四下看，留麥地的麥苗已經齊壠了，插耙（晚麥）呢，也翻青了。往北一看，看見那個竈疙疸。他可想起來了，他離家參加小隊那年，這個竈東倒西男；現在又冒着青煙，作起活來啦！麥稭堆像山，秫稭垛也像山，燒竈的人跑進跑出地忙活着，真

是跟當年大不一樣了！他忽然想起，家裏寫信告訴過他，土地改革時在「小杏園」分了七畝好地，「小杏園」就在舊疙瘩的西邊啊！他立刻在馬上翹起身子來。奇怪！那塊地裏有個年青的婦女站在耙上吆喝着牲口耙地哩！她也好像聽見馬蹄的聲音，停下牲口往這邊看了看。鄭壯到底也認不清這婦女是誰，心裏尋思着自己倒是有個兄弟，抗日的時候當村幹部被敵人捕了去，拷打死了，也沒有娶下媳婦；自己又沒個姐妹，怎麼回事呢？準是認錯了地方。他把韁繩一催，想着回到家再說。忽然從前面村裏湧出來一大幫子人，走近了，他才看見男男女女有的攆着「揹馬」，有的提溜着線毬子，攆着籃子，說着笑着向這邊走來，看來這準是去趕集的。鄭壯下了馬，大幫子人都走過來了，他站住問那個挑担的小伙子說：

「前邊是鄭家莊嗎？」

那小伙子住了笑聲，告訴他前邊正是鄭家莊，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一個攆着「揹馬」的老頭，高興地嚷了起來：「這不是大壯嗎？」他一聽叫出自己的小名，才認出來是住在一頭的洛羅大伯，這時金枝娘一把拽着他，親熱地說：

「啊呀！你可回來啦，真出息啦！十幾年不見，把你媽都想壞了。」

鄭壯一看都是自小的街坊四鄰，也就忙着說：「敢情都是鄉親們，十幾年不見，遠遠地都認

不準了，你們上那兒去？」

「趕集去，回來俺們去看春。」

人們這才慢慢地散去，老頭們一路上講着：「人家這個小子可真光彩啦，掛了好幾回功勞區，誰不敬着人家，聽說當上營長啦！小時候也看不出什麼來，長大了竟能辦這麼大事！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都講起村裏給鄭家慶功的事來。

等人們走過去，他才跨上馬往村裏走來，他想起小時候的許多事兒，看看這個小窪，小時常在這玩呵，道兒越走可就越熟了。離村不遠，那棵大槐樹長得更粗實了，春天的風，吹得樹梢兒輕輕地幌着，鄭壯下了馬，在大槐樹底下立了一會兒，才牽着馬往村裏走來。

一進村，一個人遲疑了一下叫起來：「這不是大壯回來啦？」一個老頭瞇縫着老花眼忙問：「那一個大壯？」「那不是西頭鄭家那大壯嗎？」「哎喲，可不，不仔細看簡直認不得啦！」當街人們聽到嚷嚷全跑來了，把鄭壯圍了個嚴實。這個說：「模樣改得多啦，」那個說：「長高了，也壯了！」小孩們更有意思，乍一開頭還有點怯，等人們一說得熱鬧，他們就有的摸腰，有的動手，解大壯叔的皮帶，摘大壯哥的軍帽……一條街上，鄉親們越來越多，村幹部們也來了，大伙擠着擁着給鄭壯帶着道，說是：「你們家挪到北頭趙家大院去了，那是土地改革時分給你

們的，七間磚屋哩！」

還沒到家門上，早看見他奶奶、娘在門口等着呢。原來，鄭壯才進村早就有人給他們報了信兒。奶奶一下子抱住了大孫子，樂的流出眼淚來，不知說什麼好，娘真是喜歡的手忙腳亂，又想坐下跟兒子拉拉話，可又忙着招呼鄉親，大家圍着說笑了一齣子，才說：「讓他哥歇歇吧，斷不了來坐著。」就慢慢散去。

鄭壯才看看外間堂屋正中和兩旁都掛着自己的功勞匾，牆上貼着上級發給的獎狀，又看看屋裏亮堂堂地立着大紅櫃，大紅迎門桌，大磁瓶，……這些都是和房子一起分的，翻身後的新家真是和從前大不相同，大壯心裏高興極了！娘忙着裏出外進的燒火做飯，燒開水。奶奶可也坐不住，小聲叫過他的通信員，轉過三間北屋，剛一進草廂子，奶奶驚不住就說：

「你們這個頭兒，在外邊「自由」上了沒？」

通信員楞呼呼地摸不着頭腦：

「什麼「自由」上啦？」

奶奶一個手指頭指在他的頭腦上說：「哎，傻孩子，俺肯定說他在外邊「封」了「象」啦不？」

通信員這才聽出是什麼事，看看老人那股子着急勁就止不住地樂，奶奶可等不得啦，湊過來說：

「俺這麼大歲數，還能活上幾天，眼下翻身日子也好過了，要再能抱個小重孫子，就是死了也心裏踏實。你說他倒是『自由』上了沒？」

通信員這才住了笑聲，正正經經地跟奶奶說：「嚯！俺們連長還想得到那些事啦！前方一直這麼緊張，他光是一心一意鑽到打仗的事兒上了，要不就這麼光榮啦！」

娘把洗臉水給兒子端進屋去，又到厦子裏來抱柴禾，一推門正看見奶奶跟通信員說什麼呢，奶奶回頭跟娘說了一句：

「大壯在外邊還沒尋上人哪！」

娘尋思了一會，才跟奶奶小聲地說：

「沒尋上咱們也別太緊着張羅，咱上年紀的人不懂得年青人們的心思，萬一說得好哇孬的，落埋怨。」

奶奶性急，一看娘說別太緊嘍就更着急啦，大嗓門才喊了一句：

「咱們得先給打量個人。」

鄭壯洗着臉一看怎麼屋裏一個人兒也沒有，才走到院裏，看見通信員站在牆拐角正樂的捧着肚子呢，一回頭看見他就笑着蹣手蹣腳地走過來，眨着眼睛說：

「營長，老人給你合計好事哪！」

鄭壯摸不清怎麼回事，說：「合計什麼好事？」

通信員往草厦子一指：「你去聽聽吧，老太太想着抱小重孫啦……」

鄭壯裝着聽不懂，低着嗓子說：「嗯，別瞎說！」接着轉臉對厦子說：「都在這兒幹嗎？」

婆母倆這才走出來，回到屋裏。奶奶真性急，屁股還沒坐穩當，就說：「大壯，俺們正在這兒給你合兌着尋人哪！你要是在外邊「自由」上，也就罷了！奶奶今年七十五，還能活個七十五嗎？自個兒拿摸拿摸……」

呆了半天，鄭壯才說：「咱們以後再說這個行唄？」

奶奶不管不顧，還是接着說：「你娘說金枝這個閨女挺俊俏，你們倆又是從小就……」，正說到半截，金枝她娘正走到窗戶底下，喊着：「大壯他娘，大壯他娘！」金枝也跟來了，十來年不見，她可長得這麼俊秀了。她們走進屋裏來，鄭壯讓她們坐下，金枝害羞似地小聲說：「行麼坐吧，大壯哥！」烏黑的大眼滴溜滴溜亂轉，像是有許多話要說……金枝聽娘一把拉着鄭壯他

娘，尖着嗓子才喊呢：「道上乍一見，簡直認不得他了！妳可真是個有福氣的，咱們這一發的誰比得上妳，可不嘔，妳算是得了濟啦！」娘樂的也說不上話來。金枝她娘把金枝往裏邊拽了一把，說：「你們看看這個小妮子！見了妳大壯哥也不說個話。」金枝笑了笑，走過來挨着鄭壯坐下，她的大眼睛不住地在這位年青營長身上來回打量。她瞅見軍服上面還縫着一個「中國人民解放軍」的符號，就在左上角的口袋裏，揀着一枝藍桿的鋼筆。人家的文化準高多了，那還用說！人家在隊上學習說不定多積極啦！她想着不由得抬起腦袋，看着他已恢復健康的臉，一下子想起他們小時候的事兒來了。那工夫，在一塊拾柴揀豆棍，他好像個快生的小丫頭，這工夫人家是騎着大馬的戰鬥英雄啦！

金枝娘跟大壯娘這工夫也不說那些陳穀子爛芝麻的話兒了。金枝娘站起來給大壯說：「多住幾天吧，閒着到俺家去啊！又不是外人，你們倆自小就在一塊，也……」她說到這裏又覺着不大好意思再往下說了，「啊，去吧，大壯……」

金枝臨出門還回過頭來：「大壯哥，以後斷不了得跟你學習文化哩！」把這娘倆送出去以後，奶奶可還沒忘剛才的話頭，接着說：「大壯，你聽着她怎麼樣？」大壯心裏覺着有點跳，臉也紅了，低下頭沒言語。奶奶還看不透這個風色，仍舊說她自個想說的話：「要依我說，可就不如人

家大鳳好。大鳳又能打裏，又能打外，家裏是家裏的活，地裏是地裏的活，幹起來，潑潑實實地活像個半大小伙子！大壯，你可不知道，你離開家以後，村裏照顧咱，給咱代耕，你爹那耿直脾氣，一看村裏軍屬這麼多，作活的人少，非不讓代耕不可，可他一個人磨磨蹭蹭地又做不了多少，虧了人家大鳳那閻女跟咱互助，要不仗着人家，咱的日子能過的這麼舒舒坦坦的？」老奶奶這一車話可就緊忙地卸不完啦！還沒等別人張嘴，又搶着說：「人家大鳳多穩穩重重，還當着村裏的生產幹部，她淨跟俺說：『大壯哥在外邊出力，咱就得在家出力唄，打老蔣誰也不能閒着！』」

娘這工夫心眼兒裏也打着小算盤：要說大鳳真是不賴，可就是不如金枝長的俊，她想大壯總在外邊跑蹺，準是願意找個俊的。正想着，就聽見門口來了大車吹喝牲口呢。娘忙給兒子說：「你爹回來了……」立時又聽見一個婦女的喊聲：「嬌子，是大壯哥回來啦！」

娘、奶奶、鄭壯，都走到院裏，鄭壯叫了一聲：「爹！」就幫着收拾東西，爹應了一聲「才來啊？」就卸起牲口來。啊！這不是路過「小杏園」看見的那個耙地的婦女嗎？不用人說，這準是大鳳了。他看見她那紅潤的臉色好像蘋果，水汪汪兩顆大眼，伶俐地望着人，還能辨出小時的模樣來。大鳳一邊搬着耙一邊說：「剛才俺看見一個騎馬的在地頭上過，原來是你呀？」大壯

說：「可不是，我也沒認出你來，快歇歇吧，我搬。」接過繩來，送到東間開空屋裏，大鳳站在窗根底下扯起衣襟攔着，臉上冒着熱氣，都收拾完了，大伙才回到屋裏，大鳳一邊用手巾擦臉，一邊坐在板凳上，爹跟兒子說：「大鳳可是咱們的恩人，這幾年人家給咱幹了多少活啊！」奶奶忙接上一句：「可不唄！沒有人家孩子……哼！」

大壯說：「我出去這麼些年，多虧咱們鄉親照管，你可沒少受了累！」

大鳳說：「說那兒的話！沒有你們在前方打敵人，咱還能種地嘍？」

又說了些閒話，大鳳搶着喂上牲口才走了。

金枝這兩天可格外鮮，藍士林的外褂套在紅色的薄棉襖上邊，四周圍跟袖口都露出一溜遭兒小紅邊來，配上她那又白又紅的臉蛋兒，真叫人愛。嘴裏常常歡喜唱個梆子、小調什麼的。這兩天她不光穿的漂亮，心眼裏好像有個什麼事兒似地總是站不下坐不穩。娘可知道閨女的小心思，覺着自己的閨女長的像個水淩淩的小水蘿蔔，準有個八九成的把握，瞧着她忙忙活活的，也裝着看不見。金枝攢了半天腦袋，戴上一個小洋花卡子，拿着個小物件就走了。娘偷看看她，剛出門一拐彎就進了大壯家那條過道裏去了。

大壯正在屋裏給他的本機關寫信，請求再續幾天假；並告訴上級家裏打算給找對象的事，同

時又提出金枝和大鳳這兩個具體人兒和具體條件來，請上級提些意見。正在這個節骨眼兒，金枝就進來了，笑嘻嘻地像唱歌似的說：

「喲——大壯哥，剛回來兩天就這麼抓緊學習哪？」

「嗯，嗯。」大壯忙把信疊起來，揣在衣袋裏，金枝可不在乎那些，上去就搶着要看，嘴裏還一邊說：「俺們跟你學學哇！」「不，這是封信。」「信俺也得看看。」「是給我們上級寫的」。搶了半天，大壯還是沒有讓她搶去。金枝說：「不讓俺看信也罷，可讓俺看看鋼筆橫豎行的啊？」大壯遞給她說：「這是上級分配給我的勝利品」。金枝拿在手裏端詳了一會，打開筆帽一看：「還是金筆頭哪！要是丟了可怎麼辦？」「不會，我總是放在口袋裏。」「嗯，那可保不住！你看這是什麼？」她拿出一個花線的鋼筆套，來回地晃蕩着，這是她緊着忙着織成的，給他套在鋼筆上，然後她把鋼筆插進大壯的口袋裏。

娘在外間屋裏燒火做飯，門簾子噙着，她可看了個一清二楚。哎，大壯這孩子在外邊闖蕩了這些年，還是那麼老老實實的，見了大閨女小媳婦還是那麼靚，那麼守規矩。還不如人家金枝開通哪！這傳孩子……

大壯因為還沒呈請上級批准，對那個可也不表示什麼。金枝又拿出一個小戲本來，想讓大壯

給拍拍譜，其實還沒等着看曲調，金枝就說：「俺們還要開晚會歡迎你呢，咱們劇團單爲你演戲，看了可給咱提提意見啊！」快晌午了，金枝才走。大壯剛送出門口，正撞見大鳳蓋地回來，爹吆喝着牲口，大鳳走在爹後邊，她裝着沒看見金枝。大壯這小伙子早就想到地裏幹幹活，可是大鳳總是悄悄地跟上爹去，不讓驚動他，她這麼說：「人家成年價摸不着個閒空，讓他多歇歇吧。」

大壯忙迎著車，卸牲口拿東西，心眼裏的感激，直讓他連一句客套話也說不出來。正幫着他爹從車上往下收拾飯罐子，猛抬頭看見金枝夾着一個本，手裏提着兩個大麻糖（饅子）正大口小口的咬呢！一蹶一跳的往戲劇團去了。大壯一見，立時扭回臉來，低下頭，半天沒作聲。慢慢地這才又拾起頭來，端詳了大鳳一會……大鳳像往自個兒家裏一樣，那件傢什放在什麼地方，她都熟悉，翻箱子倒櫃，要個鋪襯條兒，她也能找着。收拾停當，安排好，雞麵辣麵紅白條兒的溫湯，正出鍋，媽給她挑了一碗，奶奶忙給潯上豆芽菜跟仁果豆打的滷子，大鳳也沒讓讓這讓讓那的，端起碗來呼嚕呼嚕吃完了。大壯一邊吃着一邊看大鳳，不知要跟她說什麼才好，半天才說出這麼一句：「俺家多虧你……」

大鳳這人可豁亮，沒等他說完，就接上說：「俺們這是互助作活，你幫我，我幫你，再說優待軍屬人人有一份呀……！」

這句話可是有斤量，重重地落在大壯的心裏頭了。

晚上，多熱鬧的大會呀！會場在村南的學堂裏，羣衆自願拿出來的花生跟紅棗在軍屬們的手裏傳來傳去，大碗乾梨片沏的開水擺在軍屬大伯大娘的臉前，村長剛講完話，人們就推推擁擁地把大壯推上了講台，大家一個勁兒要求他講講打仗立功的事兒。你聽吧，大壯這個年青的軍人可就說起來了。從當戰士直到升爲營長，那過程太不簡單，他越說越多，聽的人也越聽越有勁，他說：「那一回掛彩是在林岡，那工夫，我還是個排長，剩下最後的一個大崗樓拿不下來，漢奸們挺鐵棒，喊話對他們也沒有用，手榴彈、小砲彈跟機槍響成一個嘍！挖了兩天兩宿的坑道，因爲天下雨敵人又拿手榴彈砸，也塌了！急的團長兩眼直冒火，這工夫我從坑道裏跳出來，要求抱雷，跑着去，滾着回來，一連抱了三次，我受了傷，可是崗樓也跳了舞了！那一次上級就給我立了一個大功……」全場像開了鍋也似地，喊叫鼓掌，鬧成一片。金枝大鳳不知爲什麼都擠在最前頭來坐下，有幾個十三四歲的小閨女們擠眉弄眼淨跟金枝逗着玩，還有些小閨女笑嘻嘻地議論着，那些老大娘們也在交頭接耳地說道着。鄭大壯才講完，青年委員劉大壯立刻站起來，把腦袋上箍着的手巾使勁一擰，拍着胸脯大聲地嚷着：「鄉親們，人家鄭大壯這麼光榮我劉大壯也不能落後啦！挺頭豎腦的大小伙子不比人家少那兒，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，參軍那工夫見……」人們又

開嘍一陣，接着村劇團唱了兩段「血淚仇」就散會了。

大壯從這天晚上回去，可鬧起思想活動來了。通信員給他捎了封回信來，上級對他這個事沒有提出什麼意見，只是囑咐他要找個思想進步又能吃苦耐勞愛作活的才好，並且希望他能挺順利的成功。他看了這封信可就考慮起來啦！

倒底誰呢？一個是蹦蹦跳跳，活潑的像個小娃娃；一個呢，老老實實，豁豁亮亮，使出力氣，做起活來像個健牛……想得腦袋暈了，也有點翻了，還不能決定，他慢慢地睡去。在似睡不睡的當兒，一下子信上那「吃苦耐勞愛作活」七個字跳起來了，那蓋地耙地，吆喝着牲口的健壯的影子鑽進來了，……一下子那水紅襖天藍褂、一蹦一跳的樣子，……一下子那大嚼大嚙吃麻糖的影子也鑽進來啦……唉！

他一宿沒有睡好，第二天一睜眼就已飯時了。喝了兩碗山藥白粥，想去街上到處走走看看鄉親們。剛一走到那條東西正街，就看見大鳳還跟着個婦女正換着門的募捐勞軍呢，肩膀上脖子上掛滿了婦女們做的慰問袋，袋子都鼓囊囊地，裝着信和各式各樣的吃食，袋子上邊繡的什麼「打到江南去，解放全中國」呀，什麼「戰鬥英雄人人敬」呀之類的字，五光十色的花綫，在太陽底下閃着。大鳳還不斷地在街上喊着：「參加縫洗組的黑嘍都到俺家集合吧。」大壯再也不想到別

家串門，扭頭就回去了，剛一進去就跟奶奶說：

「奶奶，我拿定主意啦！」

過了沒幾天，金枝吃完早飯，照例也不洗碗也不刷鍋，把飯碗一擲，叫聲：「娘，我出去一下。」就到街上來了。一走到街上，就聽人們嘵嘵歡啦，都說是要道喜去，那些小閨女們一見着她，嘻嘻嘻嘻地就樂；那些小伙子們也跟她逗着玩說：「周金枝，道喜呀！」金枝一聽摸不着底細，心裏話：準是又逗樂呢，也就笑嘻嘻地回答：「別淨拿着別人開心玩，趕到了那工夫，少不了得叫你們熱鬧一下。」她接着就問：「今個誰家有喜事？」她這一說，問，早把那些青年小伙子們樂的管不住了，一個最愛逗樂的叫胖懷的說：「怎麼大壯他沒有取得你的同意，就敢納貼兒啊？」金枝伸手打了胖懷一下，抿着嘴兒笑着說：「得了吧，淨跟人家鬧着玩！」胖懷說：「妳不信，反正有個叫大壯的，今個納貼兒。」回過頭來，他又向那幫子閨女們問：「妳們說是呀不？」閨女們和小伙子們都異口同音地嚷嚷：「誰知道是那個大壯，反正有一個今天準辦喜事。」金枝叫人們說的也有點發楞了，尋思着：準是說的青會主任劉大壯。她心裏這麼想，脚步子可就有點拿不穩了，三腳兩步忙着轉到鄭家的那條過道裏來。還沒到鄭家門口，遠遠地就看見門前牲口、大車、人，熱熱鬧鬧擠滿了一大世界，金枝的心裏就更慌啦，只聽得洛耀大伯忙得滿頭是

汗地從裏邊出來，大聲地讓着人們說：「都進去歇着吧，鄉親們，咱們道雙喜吧，你們看，大壯得了個戰鬥英雄是一喜，戰鬥英雄娶了個生產模範，這不是雙喜臨門嗎？」

一盆冷水把金枝潑了個透心涼，趁着還沒人阻見自己，一扭身就回去了。
新婚后一星期，大壯又騎了馬返回工作崗位了。

迎戰大果大敵，新人民英雄